



岁月

# 走进石峡峪

郭愿宏



最早听到“石峡峪”三个字，是在奶奶疼痛的呓语中。

奶奶小时候，与她的母亲在石峡峪住过几年。由于林区水质硬、环境阴湿，她从此落下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后来浑身关节肿大变形，疼痛整日整夜折磨着她，这一顽疾几乎伴随她一生。每当天气变化、天阴雨湿，她关节里的感觉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确真实。那强压在喉咙里痛苦而又细微的呻唤，一次次将我睡梦中惊醒。她担心吵醒我，硬是靠顽强的意志力忍住剧痛，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我虽然清醒，仍然要佯装熟睡，不想因自己此时的清醒，使她自责。

有几次，听到她的呻唤，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让她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想转移她的注意力，使她稍稍减轻一点疼痛。她说得最多的还是小时候在石峡峪生活的情形。她的父亲早年被国民党的部队拉去扛枪，

后来自己逃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劳改了几年。她舅舅家在谢家沟，她和母亲就在离谢家沟较近的石峡峪安家。那里沟深林密，舅舅帮她们开垦了一点土地，又挖了一个水井，勉强维持生活。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就学会了挑水、做饭、耕锄等农家的活计。由于经常能听到狼的嚎叫，并且亲眼看见过狼，一到晚上，她们就吓得不敢出门。直到她父亲回来后，才将她们接出石峡峪沟。

对奶奶来说，“石峡峪”三个字已成为痛苦的代名词。每次提及，她都显出无法抑制的愁苦，这种情绪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我。

随着年龄与见识的增长，我知道了石峡峪不仅与至亲的奶奶有关，还是张思德同志烧木炭时牺牲的地方。其实，那里离我们村不过二三十里路，我好几次都想去看看。可每当一想到石峡峪，就不由

想起风湿性关节炎给奶奶带来的疼痛，更想到一位外地来的战士牺牲在那里。就觉得那里是一个奇苦无比的地方，不去也罢。

自己工作后，爷爷、奶奶相继去世，父母和我生活在一起，回老家次数也少了。有一次，一个初中同学的母亲去世了，办完丧事，几个同学约好去石峡峪，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当时正是盛夏，曲折盘旋的道路一下子抖落了浑身的闷热，浓荫遮蔽的茂林将我们引入清幽凉爽的世界，恍入世外桃源。汽车行驶的轰鸣，紧闭的车窗，同学久别重逢的谈笑，均无法掩盖林中鸟儿银铃般婉转的脆啼，真有些悔恨自己没有早一点来。

到达目的地，只见俊秀的山峦环绕着纪念广场。广场上，镌刻着“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十七个大字的纪念碑巍然屹立。碑体挺拔高耸，形似木炭，昭示着英雄的精神高扬星空、烈烈燃烧。

拾阶而上，山坳处可见经过保护修复的张思德同志的烧木炭窑，近旁竖立着一座镶着张思德头像的纪念碑。碑体用金字镌刻着毛主席的悼文，碑身亦似一方天然的黑木炭。从炭窑整肃的外观上已很难寻觅当年的艰苦。但窑背上厚实的黄土、雄浑的山脊、葱茏的草木或许保留了原本的模樣。它们是最真实的见证物，是最天然的纪念碑。

瞻仰过英雄的纪念园，我仿佛被一种强大的精神牵引着、发动着、提升着，感到眼前豁然开朗，脚下满是力量。这次去石峡峪，使我放弃了先前幼稚的偏见，我从此将石峡峪张思德同志纪念园和枣园为人民服务讲台一并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加油站”，时常瞻仰。

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怎能不铭记他的故事？怎能不被他的精神感动？1915年4月19日，张思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贫苦乡村。出生时，母亲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滴奶水也没有。母亲拖着病躯一家一家借米，捣碎成米糊喂给他吃。他长到7个月大时，母亲就因病去世，父亲将他送给娘舅家抚养。两年后，他的父亲也因病去世。从此，他成了孤儿，靠吃全村人的饭长大，所以取名思德。

苦难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不屈的性格。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仪陇县，18岁的他参加了少先队，成为乡里首任少先队长。10月，红军招兵，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红军，决心为穷苦人翻身打天下。在一次战斗中，他在右腿两次负伤的情况下，依旧强忍剧痛冲入敌军，

成功缴获两把机枪。此后，战友们都称他为“小老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途中，一个战士找到了新鲜的野菜，刚准备放进嘴里，他为了战士的安全，一把抢过来自己先吃，不幸中毒。昏迷中的他急切地对身边的战友们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这种野菜不能吃！”在茫茫的草地上，想要找出能吃的野草十分困难，腹泻中毒时有发生，严重时还会有生命危险。他担心战友中毒，每次总是抢在前头“试毒”。1937年10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被分配到延安警卫营担任通讯班长。无论是在前线作战，还是在后方支持，工作中的他都非常认真负责。在延安当通讯班班长期间，由于粮食不足，为了让班里的战士们多吃点，他每次吃饭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搁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时间长了，战士们也注意到了班长的奇怪行为。有一次，他刚要放下筷子去打水，便发现水桶已经被副班长拿走了。等到他转身坐下的时候，碗里居然多了几个馍馍。他瞬间明白了，他的“小动作”已经被识破了。

“班长，咱们有福同享，有苦同当，你不要一个人饿着肚子了！”面对战士们期待的眼神，他拿起一个馍馍小口地吃了起来，还把剩下的几个都分给了战士。1942年，他所在的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卫团。领导决定让他的职位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他说：“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有许多与他同期入伍的同志已经当了团长，甚至旅长，他却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总是任劳任怨。

他有两项绝技：编草鞋是一绝，烧木炭也是一绝。张思德编草鞋的功夫众口相传。在红军时期，他用自己攒的布条和麻绳编草鞋。后来，他用马刀割马蔺草带在身上。在宿营时，他就用马蔺草编草鞋。后来，很多人从张思德那里学会了用马蔺草打草鞋，保障了部队行军。1944年，他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来到安塞楼坪石峡峪开荒种地，喂猪养鸡，纺线烧炭，3个月就顺利完成了烧炭3万斤的任务。从建窑、伐木到出炭、包装、背运，他都全程参与。烧木炭必须注意火候，为了烧好炭，他吃住都在窑边，晚上也要爬上窑顶几次。一般人烧一窑炭要用10天，他只用7天。为了抢时间，常常是木炭还没完全冷却，他就忍受着高温，用破布包手，钻进狭小的炭窑里捡炭。

中央准备于次年在延安召开党

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代表们和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同志准备防寒烤火用炭，他再次承担了烧木炭的重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烧了5万多斤上好的木炭。天气转凉了，烧炭队的同志多数都返回延安，只有他和少数几人留守炭场，想再多烧些木炭。他说：“现在革命需要炭，领导和同志们需要炭，多出一窑，就是为抗战多作一份贡献！”9月5日，天下着雨，他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上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他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不幸遇难，年仅29岁。

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从军十一年，入党七年，两次负伤，三次过草地，四次翻雪山。通讯班、联络班、特务班、荣誉军人学校的工作他都干过，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他牺牲的消息传到了枣园，传遍了延安。毛主席很难过，对前来报告的队长古远兴说：“打仗死人没办法，搞生产死人不应该。”毛主席随即吩咐了三点：“那一带狼多，晚上要派人站岗，尸体不能被狼吃了；尽快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买一口棺材；开追悼会，我要讲话。”1944年9月8日下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这里召开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演讲，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第一次鲜

明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集中概括了张思德的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张思德就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

他的牺牲引发了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思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舍生取义，重于泰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价值观的最高境界。毛泽东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为其注入新的内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这篇演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的标题是《警卫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 毛主席亲致哀悼》。在入选《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文章标题改为更加凝练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党章，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指引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接续奋斗。

张思德精神作为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他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楼坪石峡峪，这个小山沟，因为这位英雄的奋斗牺牲而名满华夏。它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朽的信念、燃烧的丰碑立于天地间，立于每个中国共产党人心中。



# 从此，相见只能在梦中

杨旭

“从此只能在梦里与你相见了！”这是我身穿皓衫、披麻戴孝、泪流满面地跪地自送父亲大人的灵车缓慢离开院子时，心底翻腾出的一句话。

疫情无情，阻挡了好多想送父亲最后一程的人们的脚步。父亲离去得突然，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又恰逢疫情管控最紧张的时期，按照防疫政策的要求，父亲的后事一切简办。没有吹手，没有礼生，上祭、行礼、游食等环节统统都取消了。在父老乡亲们的帮助下，父亲平安下葬。当天夜里下起了大雪，雪花不断从天空簌簌落下，仿佛和我一样悲伤和不舍。

父亲在世时，读到有关父亲的文章，似微风拂面，少有点滴触动。父亲仙逝之后，类似的文章从不轻易入目，生恐有些情节让我的泪水溢满眼眶。清明的风和雨夹杂着忧思，让我愈加想念父亲，很期待能在梦里遇见他。夜那么深长，盼望着我们父子能相逢，哪怕是一刻也行。可整整100天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

昨夜，他终于来到了我的梦中。场景是如此熟悉而亲切。年迈的父亲病倒了，不是很严重，还和原来一样，背驮腰弯，还能拄着拐杖行走，走路一跛一瘸。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侧身躺着，吊完针，我拿着毛巾蘸着热水给他擦身。擦完之后，我下楼结账、办出院手续时被告知当天出不了院，只好返回病房。可房间里多了一群人，有男有女。其中，还有父亲认识的人，相

互聊得很开心。父亲还是和以前那样，嗓门大，声音高，言语中流露着自己走南闯北，天下事无所不知的自豪感。见我进门了，父亲说：“咱们走吧。”话音刚落，我的梦醒了。这是父亲离开后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梦中。音容还在，笑貌依存，只是人永远不在了。

这是父亲离开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也是我于父亲离开后第一次梦见他。在寂静的夜晚，我追忆着一件件和父亲有关的往事。

我家祖辈居住在黄河西岸宜川县壶口镇一个叫寨子的村子。父亲出生于日寇侵华的岁月，就连他的名字都很有战斗气息。父亲名叫杨鸿昌，拆开来解释如下：“易山上打一仗，草木皆兵（杨）；身带鸟枪，跨过金沙江（鸿）；日出东山头，圆月争光（昌）。”名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给起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农村孩子中很少有人上学的情况下，一辈子教书育人的爷爷决意供父亲读书，并一直供到了初中毕业。1958年，19岁的父亲响应政府号召，成了西北农业机械厂钳工车间的一名工人。因为父亲干活认真且不惜力，加上有点文化知识，不久就成了厂工会的一名宣传干事。1959年，经人介绍，与母亲结了婚。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做了一桌饭菜，买了两袋喜糖，把重要亲戚和村里人凑到一起吃个饭，就算完事了。

因为父亲出过远门，见多识广，成了村里“支边”的最佳人选。1960年，父亲追随西北农械厂去了



青海支边，被分配在青海西宁森林工业局，工作主要是搞农业生产。据父亲回忆，当时，汽车行驶在高原坑洼不平的路面上，人坐在车上颠簸、前后摇摆，那翻肠倒胃的感觉实在是难受。有时吃不上饭，他还曾一整天只吃了两个冻萝卜。空肚子吃萝卜的噎心感觉，他永远记得。

在青海参加林场建设时期，父亲做过汽车修理工、宣传员、炊事员。父亲说青海那时候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风沙特别大，年年都有沙尘暴，风刮起来，让人眼睛睁不开，脚站不稳，人不由自主地随风跑，飞沙走石的恶劣天气还会弄出人命来。他们工地上有两名山东的队友就因沙尘暴遇难了。青海的冬天特别冷，风裹着

雪，发出“嗖嗖”的尖叫，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他们经常在冰天雪地中咬紧牙垦地、修路、架桥。腿冻麻了，手冻裂了。直至后来，风一吹，父亲的眼睛就流泪；天冷了，稍微不注意，父亲的耳朵就溃烂。这都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在青海，父亲有机会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但当得知因某种原因被搁置的时候，父亲也曾失落过，彷徨过，焦虑过。

现实总会有一些无奈，但父亲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沙土飞扬、烈日当头，还是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在各种劳动中，父亲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把工作干好。他认为只有这样，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才会得到改变。

如果说青海支边生活对父亲来说是揉搓，那么接下来的日子则是熬。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爷爷被送往外地进行劳动改造。那时吃粮按工分计算，小脚的奶奶、刚过门的母亲、未出嫁的姑娘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她们起早贪黑，吃尽了苦头，一年到头却分不了多少粮食，还有可能要欠生产队的。少吃无穿的日子是苦涩而恹恹的，那种艰辛无法形容。当得知家里的生活窘迫不堪，父亲便向组织请了长假，回到村里。

1964年，父亲又去新疆支边，随新疆兵团农十师某团远足中苏边界。后来，凡有大兵团会战，父亲都以生产队义务工的名义参与，比如梅七线铁路、廂士川水库的建设等等。那时候工程建设机械化程度不是很高，依然是原始的人背肩扛，其中的劳累只有从事过这项工作中的人心里最清楚。在309国道陕西许士庙段的会战中，有一次山坡塌方，父亲整个人都被埋了起来。幸亏工友们手脚麻利。虽说父亲的命保住了，但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落下了终身残疾。病愈后，父亲终于踏实地回到了村里，结束了“外出务工”的生涯。

在那个年代，穷和苦是生活的底色，但陪伴父亲的，除此之外还有汗与泪。困苦造就了父亲坚韧隐忍的性格，也滋长了他坦然面对苦难的信心和力量。我的爷爷曾对我的父亲说：“人这一辈子全靠熬，熬完初一熬十五，熬完正月熬腊月，当熬到一

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熬的内涵。熬是积蓄力量，不泄气、不轻易放弃。”后来，父亲又把这段话讲给我听。

改革的春风吹散了天空的阴霾，浑身充满干劲的父亲，不仅耕种着生产队分的8亩多责任田，还开垦出5亩多荒地。在田间地头，父亲见缝插针地种豆子、种瓜菜、种油籽等等，种下了一季又一季的期盼，收获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收麦时，父亲顶着炎炎烈日，头戴草帽，脖系围巾，右手握镰，左手攥麦。一阵阵镰刀割麦子的唰唰声响起，一行行麦子犹如韭菜般倒地。父亲把麦子捆起来，用架子车将其一车车地拉回家中，堆满场院。除了干好地里的活，父亲还养猪、养羊、养牛。我们村有以前驻军部队留下的一些废弃窑洞，父亲一直都有利用这些窑洞养鸡养兔的想法，但最后一度未实现。这对父亲来说，也许或多或少是遗憾吧。

父亲常说：“人富不离书，人穷不离猪。”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他在儿女们的教育方面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当然，儿女们也以自己的成绩回报了他老人家。

父亲的一生平平常常，没有像他姓名中隐寓的那样带兵打仗、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的人生经历，但他有着属于自己的战场。在自己人生的战场上，他凭借坚韧与顽强，一次次和命运拼搏，和生活战斗，始终向着幸福与美好前行。

夜晚来临，繁星散尽，我期盼父亲能够再次悄悄潜入我的梦乡。

